

CLASSICAL  
WORLD LITERARY  
WORKS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 Classics of Balzac

插 图 本



# 巴尔扎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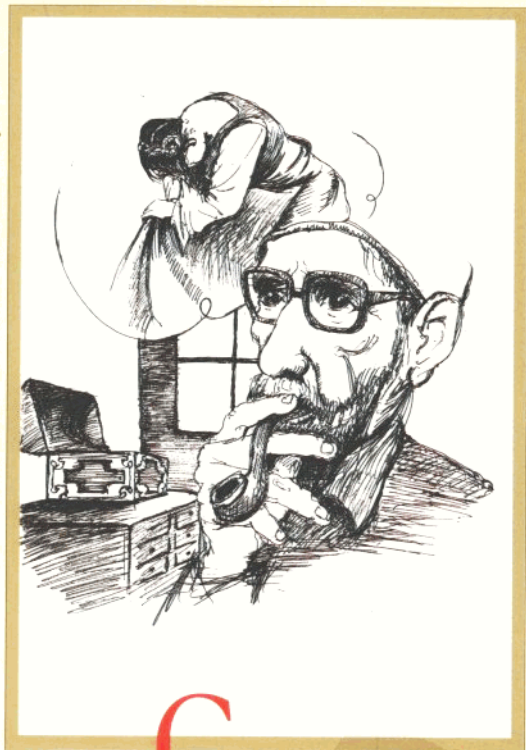
[法] 巴尔扎克 著  
叶雨寒 译

经典

甘肃文化出版社

插图本

文学名著 Classical world literary works



# Classics of Balzac

责任编辑：马映峰  
装帧设计：董建军  
插图作者：魏小林

PDG



文学名著

# Classics of Balzac

插图本

##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马克·吐温经典

莎士比亚经典

巴尔扎克经典

歌德经典

莫泊桑经典

契诃夫经典

海明威经典

高尔基经典



PDG

## 巴尔扎克 1799 - 1850

19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799年5月20日，巴尔扎克诞生于图尔市一个中等资产阶级家庭中。他的父母是在大革命后开始发迹的。1814年，他随父亲来到巴黎。1816—1819年，他就读于法科学校，学习法律专业，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文书，毕业前后，曾当过律师的助手。透过律师事务所的窗口，巴尔扎克看到了巴黎社会的黑暗腐败，这对他日后的创作十分有益。

从1829年起，巴尔扎克投身文学事业。他一面大量阅读文学书籍，一面卖文为生。后来他又投笔从商，先后经营出版、印刷事业，结果生意一败涂地，债台高筑，以致拖累终生。在巴黎各界的奔波碰撞，和巴黎各种人物的接触交往后，更使他领略了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关系。这些都为他的创作奠定了基础。1829年，巴尔扎克发表了《朱安党人》，这是他走向现实主义的第一步。以后的20余年中，他夜以继日地创作出一部又一部的作品，直至1850年8月18日病逝于巴黎。

巴尔扎克是位多产作家，仅收入《人间喜剧》的小说就有90多部。其中最有名的有《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古物陈列室》等。这些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封建贵族的没落和衰亡，揭露了资产阶级的罪恶发迹史，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巴尔扎克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重视黑暗内容，历史感极强。巴尔扎克以一种微妙复杂，难以言尽的笔调来抒写贵族的命运，几分同情，几分恼怒，几分敬重，几分调侃。历史的裁断与道德的评价相交错，使作家清醒中流露出迷茫，但却又未对将来失去

信心。

法国大文豪雨果在巴尔扎克的葬礼上致词说：“我们刚下葬的这个人 是举国哀悼的伟人之中的一个”，“他的生命是短暂的，却是丰实的，作品比他岁数还多。”

# 目 录

欧也妮·葛朗台·····	( 1 )
被遗弃的女人·····	(147)
夏倍上校·····	(188)
高老头·····	(242)

## 欧也妮·葛朗台

在一些外省的城市中，总有一些房子的外表让人看了后感到凄凉，好像最阴暗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或破落的废墟。或许在这些房屋里同时还有修道院的沉寂、旷野的荒漠和废墟的衰落，里面的住户生活节奏那么平静，让陌生人误认为那是些无人居住的空宅；不过在街上一有陌生人走动，有人会从窗口突然探出一张不动声色的面孔，朝窗外冷漠而阴沉地瞥上一眼。

索缪城里就有一所房子具备上述的凄凉成分。它坐落在一条凹凸不平的街道的尽头；那是一条直通城堡的街道，可现在却很少有人行走；尽管冬天寒冷，夏季炎热，有几处地方还显得非常阴暗，它却自有惹人注目的地方：石子的路面总是清洁干爽，而且人走在上面响声清脆；老城区两旁的房屋街面狭窄，线路曲折，它平静地蜷伏在城墙脚下。

这座木结构的古宅虽然已有三百多年了，它却坚固牢靠。房屋的格式多种多样，给索缪老城区的这一地段平添独特的情调，使热心访古的游客和艺术家们流连忘返。经过这里的人都赞叹纵横于屋面的那些厚实的木板，它们两端都雕刻着稀奇古怪的图案，构成一溜漆黑色的浮雕，横贯于大部分房屋的底层之上。

有些地方的横木上覆盖着青石板，给摇摇欲倒的墙壁勾出一条蓝色的轮廓，屋顶是木结构的它已被岁月所压弯，朽蚀的屋面盖板经过多年日晒雨淋也扭曲变形；有一家的窗台因发黑而变的十分醒目，上面原先的精细雕纹现今已模糊难辨，而且仿佛已脆弱不堪，承受不了可怜的女工放在上面的棕红色陶土花盆的重量，只勉强地支托着盆里瘦长的石竹和月季。再远点，有几家大门上嵌有粗壮的钉头，钉头上镌刻着他们家传的象形文字。这些象形文字本是





老祖宗们随心所欲勾画出来的，其含义永远是个谜；有的或许是哪位新教徒表明信仰的记号；有的或许是反新教联盟的成员面的咒符，用来诅咒亨利四世的。有几户市民阶层的人家，门上也刻着的家徽，表示自己的祖辈曾享有主持市政的荣耀。总之，这里的门上记载了整部法国的历史。有一幢破旧的贵族宅院，外墙的泥灰留下了当年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艺；隔壁是一所绅士的宅院，在石砌的半圆形门框上，依稀可以瞧见贵族徽章的遗迹，但毕竟已经受过一七八九年以来使国家动荡不已的历次革命的毁坏。

街上的铺面既不像小店也不像大商场。热衷寻访中世纪遗风的人会发现这里的一切跟先辈们留下的缝纫工场一样简陋朴实。低矮的店堂里既无货摊也无货架和玻璃橱窗，店面很大，里面阴暗，内外毫无装潢。厚实的大门分上下两截，门上很不讲究地包着粗糙的铁皮；门的上半截往里开启，下半截装有弹簧门铃，不断地被人打开关上。空气和阳光从门的上半截往里灌，或者通过气窗、天花板和矮墙之间的缝隙进入店堂，半人高的矮墙上面有便于装卸护窗板的滑槽，结实的护窗板白天卸下，傍晚装上之后再锁上。这矮墙是用来摆设商品的，但是决没有半点招摇撞骗之术。陈列的商品按经营对象而有所不同，无非是两、三桶食盐和鲑鱼，或者几捆缆绳和帆布；吊在楼板的横梁上的黄铜丝，沿墙摆放一溜金属的酒桶箍，或者摆在几个架子上的一些布匹。进去看看？一位青春焕发的白净姑娘，头戴围巾，露出通红的手臂，搁下手中正在编织的活计，赶忙叫来了她的父母；这时店老板就会出来听你吩咐，态度或冷淡或殷勤或傲慢，全凭店老板不同的性格而定。成交的也许不过是两个铜板的小交易或高达两、三万法郎的大买卖。你还能瞧见一位做橡木板材生意的老板坐在门口，一边绕动着大拇指，一边跟邻居聊天；表面上，他只不过有些做酒瓶架的劣质板条，但是在码头那边的木工场里，他的货源足以供应安茹地区一切箍桶作坊的货源。遇到好年景，他能算出箍桶匠们总共需要多少板材，估计误差不超过一两块板材。艳阳能教他发财，阴雨能使他破产。一个上午板材市价能跳到十一法郎或跌到六法郎。这地方跟都兰地区一样，气候的变化制约市场的行情。种葡萄的、有田产的、木材商、箍桶匠、客

栈老板、船员，他们全都盼望晴天；晚上睡觉时最怕天一亮就听说昨晚结了冰。他们既怕刮风，又怕下雨，更怕天旱，按他们的意愿有时要雨水、有时要乌云、有时要晴天。晴雨表让人时喜时忧，一会儿使人忧愁，一会儿又教人高兴快活。从索缪城这条街的这头到那头，“金子般的天气！”这句话使整条街上每一家的账本上都意味着一个可见的数字；每个人都会对邻居说：“天上掉金雨了”他们明白：适合的阳光和雨水，会带来多少收益。在晴朗的季节，每逢周末的中午，你就别想在这些诚实的买卖人手里买到一文钱的东西。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葡萄园、自己的田地，所以要趁着好天气到乡下去住上两天。所以，买东西和卖东西，收支和盈亏，他们早都事先预计好了；平日里生意人可以用大半天时间说笑聊天，发表评论，传递闲话，窥探私情。某个家庭的主妇买回一只山鹑，邻居们准有人要问她的丈夫：炖鸡的火候是否恰到好处？一个年轻的姑娘在窗口探一下头，决躲不过一帮游手好闲之人的眼睛。总之，人们的良心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无遗，连黑乎乎、静悄悄、让人无法看透的深宅大院，也无秘密可言。人人几乎都永远像生活在露天一样。家家户户都坐在大门口吃午饭，用晚餐，吵架拌嘴。路过这里的外乡人都要被他们品头论足一番，无一幸免。从前，到外省来的人总免不了到处受到嘲笑，由此而发生许多有趣的故事；擅长编制市井笑料的安茹居民也从而获得“想像力丰富”的雅号。老城区古老的宅院都坐落在街道蹬高处，原先这都是些当地上流人物的公馆。我们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一所充满凄凉的旧宅中，这些房屋在法兰西淳朴民风日益衰退的今天，只成了世人的旧时遗物。顺着这条风景如画的曲折街道一路走完之后，连最不足挂齿的小东西都能唤起你怀旧的心情，整个气氛使你不得不陷入某种幻想。你就会发现有一处拐角非常阴暗，葛朗台先生公馆的大门就藏在它的中央。倘若不了解葛朗台先生的身世，你就无法弄清楚在外省把谁的家称作公馆的含义。

葛朗台先生在索缪城里是位有名望的人，那些在当地只住过几天或在外省的人难以弄明白此种名望的前因后果。当地还有人叫他葛朗台老爹，不过这么称呼他的人大多是老年人，且人数明显减

少。他在一七八九年的时候，是位生活相当富裕的箍桶匠，能读能写，善于算账。共和政府在索缪地区拍卖教会产业时，箍桶匠才四十岁，同一位富裕的板材商的女儿刚刚结婚不久。葛朗台拿着现款再加上妻子的陪嫁，凑成一笔两千金路易的资本，去了区政府；他用岳父给的四百路易，送给监卖国有地产的凶狠的共和政府官员手中，从而以便宜的价格买到区里最好的几片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按收成交租的分种地。这种便宜交易尽管不公平，却是合法的。索缪城的居民本来就没有什么革命思想，他们把葛朗台老爹看成有胆有识的共和党人，一个有新思想的人。其实他真正关心的只是他的葡萄园。他被任命为索缪地区行政委员。他的息事宁人的处世态度对当地的政界和商界都产生过明显的影响。政治方面他包庇贵族，竭力阻止当局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商业方面他供应给共和军的一两千桶白葡萄酒，换来的是共和政府把原来打算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地产，原属于一家女修道院的肥沃的牧场，划到他的名下。到拿破仑的政府上台之时，葛朗台被委任为区长；办事认真，而他的葡萄园的收成更是好上加好。拿破仑称帝之后，他马上成了葛朗台先生。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有“红帽子”嫌疑的葛朗台的职务于是被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大地主取而代之；那人后来被晋封为男爵。失去官职荣耀的葛朗台先生并不惋惜。他当政时为了该城的利益，修了好几条高质量的公路，从城里直达他在乡下的田产。他的产业在丈量登记时占了很大的便宜，而且税金不多。他在各处的庄园自从官方登记上册之后，靠他持久而精心的耕作，葡萄园成了当地最拔尖的，这个带技术性的词是说那些能生产上等好酒的葡萄园。他简直有资格获得荣誉团的十字勋章。免职的事发生在一八〇六年，当时葛朗台先生四十七岁，妻子三十六岁，他们合法爱情的结晶、独生的宝贝女儿才十岁。或许是老天爷怜悯他丢了官，想给他一点安慰吧，这一年他接连得到三笔遗产：先是岳母谷迪尼埃太太的，然后是妻子的外公拉倍特里埃先生的，最后是外婆让蒂叶太太的。没有谁知道，这三笔遗产数目有多大。三位老人生前视钱如命，一生都在积金攒银，私下里偷偷地欣赏。拉倍特里埃把投资叫挥霍，总觉得守着金钱可以得到比放高利贷更多的实惠。所以索

繆城的居民只能根据不动产的进项估算他们究竟有多少积蓄。于是葛朗台先生得到新贵族的头衔，那是爱讲平等的我们也抹不掉的殊荣，他成了当地“纳税最多”的纳税人。他经营的葡萄园总共有七十公顷，年景好，可以生产七、八百桶葡萄酒。他还有十三块按年成交租的分种地和一座老修道院。他把修道院的门窗连同彩绘玻璃大窗都封死，既可省钱，还便于保存东西。此外他还有八、九十公顷牧场；一七九三年，他在那里种了三千株枝繁叶茂的白杨树。他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他买下的产业；这些都是瞧得见的财产。至于资金，只有两个人含含糊糊知道大致的数目：一位是替葛朗台先生放债的公证人克吕旭先生，另一位是索繆城里最富有的银行家格拉珊先生。葛朗台只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才私下里同格拉珊进行合作。在外省，若想得到别人的信任或者发财的机密，就得像克吕旭先生和格拉珊先生那样守口如瓶。尽管他们从不露半点口风，但是他们对葛朗台先生毕恭毕敬的态度，也足使旁观者估计出前任区长财力的雄厚程度。索繆城里没有一个人不相信葛朗台家有个堆满钱财的秘密金库，并且相信他每天深夜要去察看成堆的金银，内心的喜悦无法言表。那些吝啬鬼们看到葛朗台的眼睛里透出一股仿佛已被染上金色的目光，更相信这事千真万确。大凡习惯于从资本中赚取巨额利润的人，总不免跟色鬼、赌徒或阿谀奉承者一样，眼神中自有一些难以捉摸的恶习，躲躲闪闪、贪得无厌、神秘莫测的表情，跟他们有相同癖好的人一眼就能辨别出来。这种心心相通的欲望暗语，像是他们的通用话语。葛朗台先生从不欠别人的人情；为了收成，要制作一千只酒桶还是五百只酒桶，老箍桶匠兼种葡萄的老手，估算精确得好比天文学家；他从来不曾失过手，每逢酒桶的市价比酒价还高的时候，他老有酒桶出售，并把自己的葡萄酒藏进地窖，等酒价涨到二百法郎一桶他再脱手，而那些小地主早在一百法郎一桶时，就把酒售空了。一八一一年的收成是恶名远扬，那年他明智地紧收慢放，把货一点一点卖出去，赚了二十四万法郎。说到捞钱，葛朗台先生像猛虎和巨蟒。他懂得躺在地上，耐着性子看着猎物，然后猛扑上去，张开血盆大口，把成堆的金币往里倒，接着又安静地躺下，像填饱肚子的蛇，不动声色地消化吞下的食物。瞧

见他走过时，对他既敬重，又恐惧。在索缪城里谁没有尝过他的利爪？抓一下让你疼得被撕碎感觉。有人为了买地，找克吕旭贷款，可息率是百分之十一。有人用期票到格拉珊那里去贴现，先得扣除一笔大得惊人的利息。市面上无时无刻不听到葛朗台先生的大名；连晚上街头的闲聊也少不了要说起他。为数不多的人认为这位种葡萄的老手的殷实家产堪称当地引以为荣的自豪感。所以不止一位做生意的或开客棧的索缪人，得意洋洋地在外地的外来人面前吹嘘：“先生，我们这一带有上百万家产的人两三家，可是，葛朗台先生哪，连他本人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家产！”一八一六年，索缪城里最擅长计算的人作过估算，这位老先生的地产大约值四百万法郎；可是，从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七年之间以每年平均收入十万法郎来推算，他手头积攒的现金应该跟他的不动产的价值相差无几。所以，当人们玩过一局纸牌，或者讨论一阵葡萄种收，最后提到葛朗台的时候，自作聪明的人们会说：“葛朗台老爹吗？……总该有五、六百万吧。”倘若克吕旭先生或格拉珊先生，听到这话准会说：“你们这伙人倒比我还行，我从来都没有法子知道总数是多少。”要是巴黎来的一位客人提到罗启尔德或拉菲特等银行巨头，索缪城的居民就赶紧打听，问他们是不是跟葛朗台先生一样有钱。假如巴黎人付之轻蔑一笑，索缪人就会面面相视，难以置信地摇摇脑袋。这家伙一切行为，都被这一笔巨大的财富编织的金丝外衣紧裹着，就算最初他的生活起居某些特别的地方，曾经是人们说笑的话柄，那么这话柄早已陈旧不堪。葛朗台先生的一言一行都成为人们判别是非的规范。他说什么话，穿什么衣裳，他的手势，甚至于瞪眼睛，都成为当地的时尚风范；大家都像自然学家研究动物本能的作用那样，研究葛朗台，并能从他最轻微的动作中发现深邃而不露声色的智慧。人们说：“今年冬天会冷，葛朗台老爹已经戴上皮手套了；也该摘葡萄了。”“葛朗台老爹买进许多板材，今年葡萄酒的产量一定少不了。”葛朗台先生从不买肉和面包。每星期他的佃户都给他送来足够的食物，阉鸡、母鸡、鸡蛋、黄油和小麦，都是用来抵租的。他有一个磨坊，租用磨坊的人除了缴纳租金外，还亲自登门拿麦子去磨，然后把麸皮和面粉送回来。他们家只雇用一个女

佣，人称大高个子娜依，她尽管上了年纪，每逢周末还得为一家人做面包。葛朗台先生跟租他菜园的菜农，要他们供应蔬菜。至于水果，他的自产的数量惊人，大部分还得拉到市场去出售。他家取用的木材，是从田园四周作为篱笆的矮树或烂掉一半的老树上砍下来的；佃户们把乱枝锯成一段一段，用小车运进城，给他在柴房里堆放整齐，来讨得他的一声谢谢。众所周知他的开支，仅仅是祝圣面包，妻子和女儿的衣着花销以及教堂座位的费用；还有大高个娜依的工钱，买灯烛、给锅子镀锡、纳税、房屋维修费和作物种植等方面的开支。他最近又买进一片三百六十多公顷的树林，交给一位邻近的居民看管，他答应支付一点补贴。自从购置了这片树林，他才开始吃野味。老头生活上很不讲究，话不多，通常只用一些精悍的句子，谈谈自己的看法。每逢必须长篇大论或探讨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会结结巴巴、语无伦次的让人讨厌。这种口齿不清、条理不明、思路凌乱的连篇废话，缺乏起码的逻辑，被人们认为是他缺乏教育所致，其实他是装出来的。在我们下面的故事中，有些情节足以说明这一点。另外，凡遇到生活和生意上的问题、要他解决，他有四句像代数公式一样准确的话：“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我不愿意，等着瞧吧。”他从来不说“是”或“不是”，也绝不留下白纸黑字。有人跟他说话，他冷冷地听着，右手托住下巴颏儿，肘弯支在左手臂上；无论什么事，他拿准主意之后八匹马也拉不回来。哪怕一笔微不足道的生意，他都要考虑很久。当他的对手经过一番巧妙的谈判，自以为没有露出半点口风，其实已经早被他摸清底细，他却回答说：“这事找得征求一下夫人的意见，现在不能作出任何决定。”他的妻子早已让他压迫得成了百依百顺的奴隶，在生意上却是他的挡箭牌。他从不去别人家作客，也从不肯应邀吃饭，也不请客。他从不大声说话，仿佛什么都节俭，甚至动作都力求省劲儿。由于他对别人的财产坚定不移的尊重，所以他从不乱动别人的东西。然而，尽管他说起话来音色柔和，举止稳重，箍桶匠的谈吐和习惯仍不免有所流露，尤其在家里，在别的地方会加收敛。体格方面，他身高五尺，肥胖，结实，腿肚子的围长足有一尺，膝盖骨多结，肩膀宽阔；圆脸，皮肤黝黑，布满了小麻点，下巴笔直，嘴唇

没有一点曲线，牙齿雪白，眼睛显出沉静和恐惧，像是蛇眼，额头上皱纹密布，隆起一道道颇具奥妙的横肉，不知轻重的青年人拿葛朗台先生开心，把他发黄变灰的头发叫做雪里藏金。他的鼻尖肥大，长着一颗青筋毕露的肉瘤，有人不无道理地说这里面包藏着一团奸诈。这副长相显示出阴险的细腻，冰冷的正直与利欲熏心，他的感情只专注于吝啬的乐趣和对女儿欧也妮的身上。他的言谈举止，乃至走路步态，总之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出葛朗台先生表面，骨子里却有坚如磐石的性格。他的衣着一成不变，一七九一年是什么装束，今天还是什么装束。笨重的鞋很结实，鞋带也是皮的；一年四季，他总穿一双厚厚的羊毛长袜，一条栗色粗呢短裤，在膝盖下面扣上银扣，黄棕色相间的条绒背心，纽扣扣得严严实实的，外面套一件衣襟宽大的栗色外套，脖子上系一条黑色的领带，头上戴一顶宽边教士帽。他的手套跟警察的一样结实，要用到二十个月之后才更换，为了保持整洁，他总以一种特定的手势，把手套放在帽沿的。索纓城里的人对这位人物的了解仅此而已。

城里只有六位居民有资格出入他家。前三位中最起眼的人物是克吕旭先生的侄子。自从这位青年当上索纓初级审判所所长之后，他在克吕旭的姓名之后，又加上了蓬丰这一姓氏，而且竭力让蓬丰的身价超过克吕旭，甚至签名也改成克·德·蓬丰。辩护律师若叫他克吕旭先生，出庭时马上就会后悔自己糊涂。凡是称他所长先生的人都可受到法官的庇护，他对叫他德·蓬丰先生溜须、拍马的人更报以最优雅的微笑。庭长先生三十二岁，有一处名叫蓬丰的地产，年收入七千法郎；他还在等着继承两位叔叔的遗产，一位是公证人，另一位是神父，这两位被认为是相当富有的。这三位克吕旭靠许多本家弟兄做后盾，在城里有来往的二十来家，跟从前佛罗伦萨的梅迪契家族一样，结成一个党派；而且同梅迪契家族有帕齐家族这个宿敌一样，克吕旭叔侄也有自己的对头。德·格拉珊太太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儿子的母亲，常热心地来陪葛朗台打牌，走动很勤，希望他的宝贝儿子阿道尔夫能同欧也妮小姐结为秦晋之好。银行家德·格拉珊先生竭力支持妻子的远谋，其办法是暗中不断给老吝啬鬼一些好处。这三位格拉珊也有自己的同党、本家亲戚和忠实的盟

友。在克吕旭一方，智囊的被称为神父，由当公证人的兄弟全力支持，决心同银行家的太太争个高低，力图把葛朗台的大笔遗产留给自己的所长侄子。克吕旭和格拉珊两家明争暗斗的目标，就是得到欧也妮·葛朗台小姐的嫁妆；这事在索缪城里早已成为极大关注的热门话题。葛朗台小姐会嫁给所长先生呢，还是阿道尔夫·德·格拉珊？对于这个问题各有各的说法。有些人的回答是：葛朗台先生既不会把女儿许配给所长，也不会把女儿许配给德·格拉珊少爷。他们说，老箍桶匠野心勃勃，要找个贵族院的议员做女婿，凭着一年三十万法郎的收入当陪嫁，接受葛朗台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全部酒桶生意。另一些人则认为，德·格拉珊本来就是贵族世家，有钱有势，阿道尔夫又是一表人材，风度翩翩的高贵男子，除非葛朗台身边有教皇的侄子在向他求亲，跟这样的人家联姻他还能不心满意足吗？他毕竟是个白丁，索缪城里谁没有见过他拿着削木刀做酒桶？况且他还戴过“红帽子”。更有明事理的人说，克吕旭·德·蓬丰先生随心所欲地出入葛朗台家，而他的竞争对手只有星期天才能受到接待。一些人认为德·格拉珊太太同葛朗台家的女眷关系更密切，胜过克吕旭家，所以久而久之她会劝说葛朗台母女，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另外克吕旭神父是天下最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女人和出家人对抗，只能打个平手；用索缪城里一位才子的话来说：“他们是旗鼓相当各有千秋。”据当地更了解内情的老人们的看法，像葛朗台老爹那样精明过人的人，决不会让家产落到外人的手里，索缪的欧也妮·葛朗台小姐定会嫁给在巴黎做葡萄酒批发生意的葛朗台先生的儿子。对此，克吕旭派和格拉珊两党都异口同声反对：“首先，葛朗台老哥儿俩三十年来只见过两次面。其次，巴黎的葛朗台先生对儿子寄以很高的期望。他本人是巴黎城里的一区之长兼国会议员，又是国民卫队的上校，商务法庭的法官。他不承认索缪城的葛朗台同他是本家，声称要同拿破仑宠信的哪个公侯之家联姻。”方圆七、八十里，甚至在从安茹到布卢瓦的驿站里，人们七嘴八舌，无不谈论这位富家独女的亲事来，一八一八年初，克吕旭派一度明显地占了格拉珊派的上风。以花园、华宅、田庄、河流、池塘、森林而闻名的弗洛瓦丰地产，其价值三百万法郎。年轻的



德·弗洛瓦丰侯爵因急需现款，没办法只得计划卖掉。克吕旭公证人，克吕旭所长和克吕旭神父，在他们党羽的帮助下，成功地阻止了侯爵分段出售的念头。公证人劝说侯爵分段出售，必得同投标人打无数次官司才能收齐他们应付的款项；倒不如卖给葛朗台先生，他既买得起，又能付现钱。最后，公证人同侯爵做成了这笔极合算的生意。于是那块漂亮的侯爵封地，被送进葛朗台先生的口里。索缪城的居民看到葛朗台先生办完手续，就把打了些折扣的钱款一次付清，此举无不惊讶万状。这件消息一直传播到南特和奥尔良。葛朗台先生搭一辆老乡回家的便车，到弗洛瓦丰察看新的田庄，他以主人的身份对自己的田产看了一遍之后，马上返回索缪城，他坚信这一笔投资等于放了一笔利息五厘的贷款，并立刻萌生一个宏伟的设想，打算把他的全部家当都归并到这片地产上来，扩展这片侯爵领地。然后，为了重新填满几乎已经掏空的金库，他决定把他的树木、森林全都砍光，把草场上种植的白杨也都当采伐木材卖掉。

现在不难明白葛朗台先生的府邸这种称谓的全部价值了吧。这房屋惨淡无光，阴森，宁静，坐落在城区的高处，坍塌的城墙脚下。构成门洞的两根支柱和支柱间的拱顶，跟房屋一样，是用凝灰岩建成的；这是一种卢瓦尔河边特产的白石，质地松软，平均用不到二百年就不行了。寒冬酷暑恶劣的气候给门洞的拱楣、侧壁，磨损形成无数大小不一、形状古怪的洞眼，表面看去仿佛法兰西建筑常见的那种蛀蚀斑斑的石头，也有些像监狱大门的模样。在门拱的上方，有一条长硬石浮雕，图案代表一年四季，形象已被腐蚀变黑了。浮雕上面有一条接缝的石板，突出在外，上面凌乱地长着些野草，黄色的苦菊，野牵牛花，旋复花，车前草，还有一株长高了的小樱桃树。褐色的大门是用整块橡木板做成的，到处都有干裂的缝隙，表面上好像不太坚固，其实很厚实，上面有一排排对称的钉子牢固地固定着，组成几个图案。独扇大门的中央。开了一个方形的铁栅栏，铁条排得很密，因为生锈而变红。像是给下面的门槌提供了装置的理由，这门槌由一个铁环吊在门上，槌头正好敲在一颗奇形坚状的大钉的头上，上面刻着一张扮鬼脸的面孔。长圆形的槌头跟我们老祖宗称之为能敲钟的金属人像相仿，又好像一个巨大的惊